

李歆<sup>著</sup>

仕宦当作执金吾  
娶妻当得阴丽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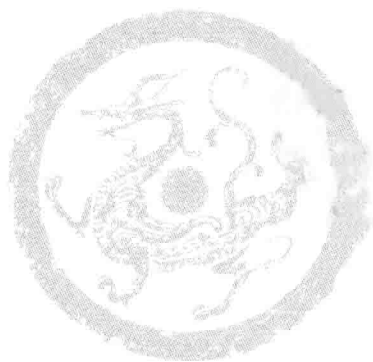
【青龙卷】

吾微贱之时，娶于阴氏。



香  
江  
山

李  
韻<sup>著</sup>  
【青  
龍  
卷  
】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秀丽江山 : 全4册 / 李歆著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2  
ISBN 978-7-5113-3263-9

I. ①秀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028597号

### ● 秀丽江山 : 全4册

---

著 者/李 歆

出 版 人/方 鸣

选题策划/刘连生

责任编辑/文 艾

封面设计/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
印 刷/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版 次/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3263-9

定 价/99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 - 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目 录 Contents

### 青 龍 卷

## 第一章 阴家有女初长成

- 流星 / 001
- 穿越 / 008
- 失忆 / 012
- 祭祖 / 017
- 圆阙 / 028
- 跷家 / 036
- 绑架 / 041
- 文叔 / 049

## 第二章 落魄王孙起南阳

- 冠礼 / 059
- 偶遇 / 066
- 掐架 / 071
- 闲聊 / 077
- 密谋 / 083
- 伯姬 / 087
- 谶语 / 092
- 迷津 / 100

## 第三章 自古红颜多薄命

- 合谋 / 108
- 告白 / 112
- 突变 / 123
- 生死 / 127
- 刘良 / 137
- 自责 / 144
- 孛星 / 149



## 目 录 Contents

### 青 龙 卷

#### 第四章 生离死别断人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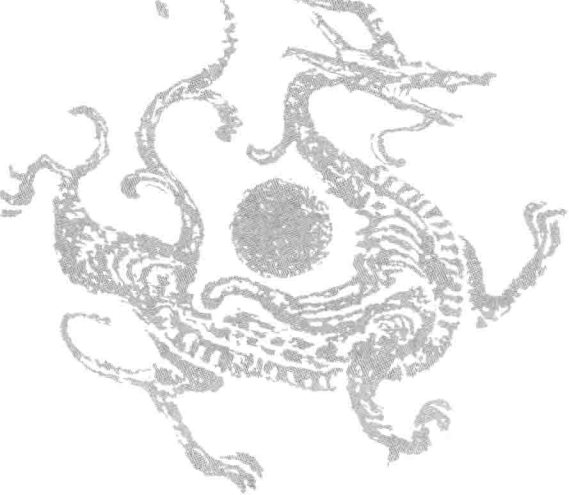
- 联盟 / 156
- 骑牛 / 163
- 长聚 / 171
- 让利 / 176
- 投奔 / 180
- 生离 / 186
- 死别 / 192
- 纬图 / 198

#### 第五章 力挽狂澜战昆阳

- 代价 / 206
- 抑情 / 211
- 尊帝 / 214
- 集兵 / 224
- 报讯 / 230
- 救援 / 239
- 神迹 / 246

#### 第六章 锋芒毕露祸轻狂

- 赏赐 / 256
- 诀杀 / 261
- 圈套 / 272
- 求婚 / 278



## 第一章

# 阴家有女初长成

## 流 星

和死党们一一通过电话后，却被告知晚上都不能按时赴约，我手里捏着手机，气得险些把手机外壳捏碎。

全都是一群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，之前还都信誓旦旦地保证得好好的，说什么等考研完了，一定约个好日子晚上一起去观星。

可巧今天晴空万里，天文台报道晚上会有流星雨，气象台也说今晚无风无雨，正是观星许愿的最好时机，可当我兴冲冲地打电话过去找人时，那票损友却再次不厚道地集体放了我鸽子。

在街上转了两圈，将近五点多的时候天色便慢慢暗了下来。坐在麦当劳餐厅里，透过透明的落地玻璃，我望着外头熙熙攘攘的行人发呆。

终于，在扫光桌上的鸡翅汉堡后，我毅然决定回出租屋拐带室友。

当初为了专心考研，我特意从家里搬了出来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。出租屋是间三室两厅的公寓，一个人住未免太奢侈，为了节省费用，我找了同系女生俞润当室友。过了一个月，俞润又领了个同级但和我们不同系的女生回来当第三同盟军。

那个叫“叶之秋”的女孩子性格有点古怪，平时话不多，鼻梁上老架了副黑边框的眼镜，迄今为止我都没看清这位室友五官到底长什么样。这女孩学习起来也很勤奋，经常躲房里一窝就是大半天。听说她学的专业是考古，爱好

的却是天文，都是相当冷门的行当。

我和她实在算不上有多大的交情，虽然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已达四个月之久。不过，我和另一位可爱的俞润同学，倒是很合得来。

“嘿嘿”笑了两声，我将手里的外卖方便袋晃了晃，掏出钥匙开了大门。

门才打开，没等我用诱惑的嗓音喊一声：“俞润！”就听客厅里撕心裂肺般传来一阵哭声。

啪嗒！吓得我把外卖袋失手掉在地上，旋风般冲了进去：“俞——”

客厅内布置整洁，四下无贼、无盗、无强匪……俞润横坐在沙发上，膝盖上搁着一本翻开的书，手里捧着一大盒面纸，正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哽咽着像是随时要断气似的。

见我冲进来，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瞄了我一眼，随手抽了几张面纸擤鼻涕。

“你……”我抽气，虚惊一场过后觉得腿都有些发软，“你，别告诉我你在看教科书！”

她老实地摇了摇头，拎起膝盖上的那本书，鼻音塞塞地说：“很好看的，你要不要看？”

“好看就看成你这模样？”余光瞟到封皮，和平时俞大小姐捧着的言情小书不太一样，封皮上题的四个字也很中规中矩。“《独步天下》？你转性啦，居然看起武侠来了？”

武侠倒是我偏好的小说类型，只不过，没见过有什么武侠小说能把人感动成俞大小姐这样的。

“不是……”她继续擤鼻涕，“是言情啦，最近很流行的清穿文。”

“哦——”我拖长声音随口应对，回到门口把外卖方便袋捡了起来。那种你爱我、我爱你，爱到死去活来、天崩地裂的小白文我没兴趣。特别是——清朝穿越文！

“又是辫子戏！秃着半个脑袋的男人会长得帅吗？”

“帅啊！”俞润兴奋起来，一双红红的眼睛里绽放出奇异的光芒，“皇太极太帅了……”

我只觉得浑身一阵恶寒，忍不住兜头一盆冷水泼将过去：“貌似爱新觉罗家的男人长得都有碍观瞻，特别是皇太极，据说还是个大胖子，这种男人也称得上一个‘帅’字的话……”

“咻——”一只粉红小猪抱枕闪电般迎头砸来，我眼明脚快地跳了开去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不帅？四百年前的事谁又说得准了？你又没见过皇太极到底长什么样？你凭什么这么诋毁他？”俞润好似一只被人一脚踩中尾巴的猫，浑身的毛在顷刻间全部竖立起来。她瞪着那双恐怖的兔子眼，从沙发上弹跳起来，张牙舞爪地逼近我，气势相当惊人。

“呃……”我节节后退，果然小猫也有发威的时候，猫尾巴不是那么好踩的。

“你……你也是个后妈！”俞润抽噎了两下，眼眶又开始湿润起来，“你和那个作者一样后妈！呜……我的皇太极，我的阿步……”

砰！随着后背撞上墙壁，我脑门上冷汗都给逼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我不碰那些穿越小白文，还真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

“俞……俞润！你……吃不吃汉堡？是麦香鱼口味哦……”我急忙讨好地提起手中的方便袋，在室友眼前轻轻晃动。

小猫咪果然停止了发威，背上倒竖的毛发也乖乖抚平。可就在认为稳操胜券时，她突然把脸一撇，撅嘴道：“坚决不吃后妈的嗟来之食！”

我差点没摔到地上去。

“嘎吱！”东首第一间房的门扉拉开，熟悉的黑框眼镜从门里飘了出来。

“你没出去啊？”我诧异地看着那幽灵似的身影端着马克杯，走到墙角净水器那儿无声无息地续水。

真是难以相信，我之前还以为叶之秋肯定不在家，不然俞润在客厅折腾得鬼哭狼嚎似的，她怎么就能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处变不惊地继续留在房里？

“嗯。”叶之秋的声音淡淡的，“过一会儿会出去吃晚饭。”

“哦。那个……我买了汉堡，你要不要……”

一个“吃”字还没吐出，就听身后俞润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嗯，我想出去吃火锅。”

叶之秋端着氤氲升腾的杯子，镜片后的眼神古怪地闪了下。

我暗叫不妙，连忙一个旋身，只见俞润满口嚼着麦香鱼汉堡，鼓囊囊的腮帮子上下齐动时，仍不忘垂涎地重复：“我已经很久没吃火锅了。”

“撑不死你！”眼看着一只汉堡在半分钟内被那只原还信誓旦旦、拒绝嗟来之食的红眼猫咪风卷残云般吞下肚，我强忍下一把掐死她的冲动。

叶之秋喝完水后自动回房，就在我打算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诱惑俞润陪我去看流星雨时，她却穿了件鹅黄色的羽绒外套，双肩背了只硕大的登山背

包，从房里再次走了出来，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。

俞润咂吧着嘴，意犹未尽地舔着唇角：“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吃饭啊。”她一本正经地回答，“不是说想吃火锅么？”

我目瞪口呆：“你穿成这样出门就为了吃火锅？”

吃火锅需要搞得跟远足一样吗？好像学校门口百米内就有三家火锅店吧。

叶之秋站在玄关准备换鞋，舍弃昨天才买的羊皮小靴，直接挑了双李宁的运动球鞋：“不是。”她弯下腰，平静地回答，“吃完饭我要去爬山。”

“爬山？”半夜三更去爬山，她是不是嫌吃饱了撑的？

叶之秋似乎了解我的困惑，回头笑了下，轻声解释：“晚上有流星雨。”  
流星雨……

我眼睛一亮。

怎么就忘了呢，叶之秋的冷门爱好就是天文呀！

“我跟你一起去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早点儿想起来的话，根本就不用花那心思舍近求远地诱拐俞润。

我喜出望外地追上去：“一个人看流星多没意思，这几天考完试我正闲得发慌，不如我陪你吧！”

“唔。”俞润咽下最后一口汉堡，叫道，“那我也要去！等等我，我去穿外套！”

叶之秋靠着墙看着我穿鞋，好奇地问：“你也喜欢观星？”

“呵呵。”我讪笑。

哪里是喜欢观星了，不过是看电视上经常演什么对着流星许愿，梦想就会成真之类的烂俗情节，好奇之余也想附庸风雅地尝试一下。我原是不信这些的，可人一旦着急起来，也就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了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总之先祈祷一下，但愿自己三月份的成绩单能够成功PASS。

想起前几天，自己甚至还半推半就被老妈拖到城隍庙去烧香拜拜，我嘴角颤抖的笑容越发尴尬起来。

几分钟后，俞润穿了棉大衣，戴上耳罩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像团粽子般从房间里跑了出来。

我们三个人嘻嘻哈哈地跑到离公寓最近的“千禧缘火锅店”搓了一顿，晚上九点多，才带着满身的火锅味从店里出来，打着饱嗝慢腾腾地往市区海拔

最高的云台山蹒跚而去。

从千禧缘到云台山山脚，打车的话大概需要五分钟的时间，乘公交车大约十分钟，走路的话二十五分钟。可我们三个立志要减肥消食的女孩子，最后一致选了第三种方式。

九点四十蹭到山脚，等爬上山顶已是十点半。俞润累得嗷嗷直叫，一路后悔地嚷嚷上当，叶之秋爬山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讲，可细细听她喘息声，也能知道她体力要比俞润好很多。

山顶上风有些大，可见天气预报也未必精准，幸而夜空无云，视野极好。仰头望去，墨般的穹庐顶上镶嵌着无数耀眼璀璨星辰，十分抢眼。

“好美……”俞润忘情地伸展双臂，嘴里呵出的白雾一阵阵地消散在风中。

叶之秋稍稍平复气喘后，便从背包里取出天文望远镜，撑起支架，动作熟练地在三分钟内将一架望远镜拼装好。

我在旁边气定神闲地看着她忙活。

“管丽华！”她停下动作，侧目瞟了我两眼，“听说你是跆拳道社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毫无方向感的晚风吹得我头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盖在脸上扎得皮肤痒痒的。

“社团主力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我捋开发丝，得意地笑，“我可是黑带。”

校跆拳道社成员两百多人，可黑带级别的算上教练和助教也就九个人，我可真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加精英。

叶之秋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黑带……一段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俞润已在边上抢着说：“错！是二段！”她作出一脸的崇拜状，“丽华好厉害呢，我可是曾经亲眼见她一脚把一个一米九的大块头踹了个狗啃泥……啧啧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！”

叶之秋更加意外地拿眼瞄我，好似我是外星生物，镜片后的眼神透着诧异和质疑：“你真有那么厉害？”

“呵呵……”我干笑两声，笑声含糊。

“啊！流星——”俞润突然大叫着打断了我们。

“哪里？哪里？”我和叶之秋两个人急忙抬头，可夜空仍是一成未变的老样子，连条流星的尾巴都没看见。

“我刚才看到了！我看到了！好漂亮的流星，咻地从东往西……”俞润兴奋地大叫。

“切！狗屎运！”我懊恼地挥手，真可惜，居然白白失去一次机会。

叶之秋低头看了看手机：“嗯，天文台说是凌晨一点。照刚才的情形看，也许会提前也说不定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星星在天上俏皮地眨眼睛。

两个小时后，星星仍是不知疲倦地眨着眼睛。

三个小时后……

我开始不停地眨起眼睛。

很随意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俞润紧挨着我，把头靠在我肩上，细微的呼吸声伴随着阵阵热气吹进我的颈窝，困意愈发浓烈。

天寒地冻的二月天，我们却守在寒风呼啸的云台山顶上，等候着传说中姗姗来迟的流星雨。

“真是衰运当头。”我揉着几乎粘在一起的眼皮，小声嘟哝，“居然连流星雨也放我鸽子。”

“丽华——”俞润吸了吸鼻子，声音闷涩地说，“我好饿，你有没有带吃的？”

我顺手在她额头上弹了个响指：“你是猪投胎的吗？整天不是看小说，就是吃东西？”

俞润痛苦地呻吟一声，也不知是真的饿昏了，还是被我打疼了。一阵风吹来，她瑟缩得打了个寒战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我看流星它们也许都回去睡觉了。”

我心里其实也早打起了退堂鼓，听俞润这么一说，于是抬头用眼神询示叶之秋。

“我们不如下次……”

“我给你们讲讲星宿的故事吧。”我的声音被叶之秋突然拔高的音量湮没，她抬手指着星空，笑道，“古人也爱观星，他们常常把星象看成是天命谶纬的提示，这在今天看来愚昧而又迷信，可在当时却十分流行，算是个时尚而又神秘的东西吧……”

我用手捂着嘴，偷偷地打了个哈欠，说实在的，我对这些天文星象之类

的东西兴趣不大。

叶之秋的话倒是引起了俞润的兴趣，她坐直身子说道：“我知道雅典娜的圣斗士，黄金十二宫！”

“嗯哼……”叶之秋略显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“你没说错……不过，那是‘舶来品’，中国古代的天文研究，是按三垣四象二十八宿来划分的……”

“啊，二十八宿，这个我也知道，南方朱雀，有鬼宿、星宿、柳宿、井宿、张宿、翼宿、轸宿……”

“诶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也对二十八宿有研究吗？”

俞润得意地笑：“《不可思议的游戏》里有讲啊，我最喜欢星宿了！”

“什么是……不可思议的游戏？”

“动画啊！我初中时就看过了，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呢。那里面的男孩子都好帅啊……”

我站在离她俩身后三米远的地方，见叶之秋用手扶着镜框，肩膀微微发颤的气闷样，忍不住转过身憋着声音大笑起来。

就知道会是这样，俞润这家伙，最大的知识库来源就只有小白文加小白动漫。

天文星象，那大概是她八辈子都不可能真正弄懂的东西。

俞润一扫之前的困倦之态，扯着叶之秋滔滔不绝地讲着动漫里头的情节。我找了棵大树，背靠在树干上，既挡风又解乏的偷懒。就在我眼皮耷拉下来时，叶之秋终于按捺不住地爆发出来：“Stop！现在我们只讲二十八宿，不讲帅哥，OK？”

俞润不解地反问：“为什么？二十八宿明明都是帅哥来的……”

叶之秋几欲抓狂：“二十八宿是星体，不是人！天体划分四等分，分别是东方青龙，西方白虎，北方玄武，南方朱雀。用二十八宿代表为，东方：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；西方：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；北方：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；南方：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！”

“没错啊！二十八宿代表二十八个帅哥，没冲突啊……”

听着两人鸡同鸭讲的对话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哈哈笑出声来。

这样热闹的夜晚，其实也挺有趣的，我们这三个同住了四五个月的室友之间，原本一直存在的那种陌生隔阂，就在这样的打打闹闹中奇迹般地消失了。

寂寞冷清的夜空，猝然闪亮的划过一道璀璨光芒。我无意间瞥及，“哦”了声，瞪大眼睛站了起来。

“是……流星！”我惊喜无限，“流星雨终于来了！”

我兴奋得大声叫嚷，可是一旁的叶之秋和俞润两个人却是置若罔闻，似乎完全沉浸在拌嘴里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头顶的变化。

一颗！两颗……原本高高悬挂在夜空中的闪耀星辰，这会儿却像是下雨般，接二连三地从天上坠落，在寂静的深夜迸发出不同寻常的灿烂。

在那一刻，我激动得忘了呼吸，大约过了半分钟，只听叶之秋的声音惊讶地叫道：“啊，星陨凡尘，紫微横空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讲完，我猛地感觉眼前一亮，天上似乎有团火焰突然燃烧起来一般，热浪扑面，灼痛了我的双目。我低呼一声，伸手遮挡在眼前。只不过一瞬，光亮陡然消逝，我小心翼翼地睁眼抬头，却见黑缎般的夜空竟诡异地扭曲起来，无数星辰盘旋流转，转瞬间已飞快地交织成一幅幅瑰丽的图形。

我倒抽一口冷气，心里又惊又怕，左右环顾，竟然没找着叶之秋与俞润的身影。我刚想放声大喊，眼前景象突然再度发生变幻。

耳畔回荡起数声野兽的嘶鸣，茫茫穹庐之上，赫然盘踞着四只面目狰狞的庞然大物！

青龙盘旋东方，箕张的龙爪似能撕裂万物！

白虎咆啸西方，奔腾如雷，迅猛无比！

北面黑龟与青蛇交缠，合二为一！

南面一只朱色雀鸟张扬羽翼，带起熊熊烈火！

我彻底吓傻了眼，心中恐惧感剧增，颤栗着双腿勉强往后退去。

左脚微错，才堪堪退了一步，陡然察觉脚下踩了个空，身子倏地从高空坠落……

“啊——”

## 穿 越

“啊……”

喊声噎在了喉咙里，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在尖叫了，可是传到耳

朵里的声音却是超乎寻常的微弱。

刚才是在做梦吧？！

黑暗中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脏平稳而有力的跳动着。我缓缓睁开眼，夜色如墨，房间里漆黑一片……

我轻轻吁了口气，果然是梦呢。

只是这个梦境未免真实得太过惊悚和刺激了！等天亮，一定要跟俞润好好掰掰梦里的八卦，还有那个叶之秋……那么冷静的叶之秋，居然会被俞润搞得抓狂，真是好笑。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感觉有些渴，于是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床头柜。可没想摸了个空。奇怪地“咦”了声，我起身探长右手，指间流动的是一片冰冷的寒气，身侧仍是空空荡荡的，毫无任何可着落的固体。

“不会是俞润又把我的床头灯给拆走了吧？”我纳闷地掀被下床。

“啞——好冷！”哆嗦着挪到床沿，脚踩到地面时，感觉怪怪的，很不对劲儿，“怎么搞的？床板变得这么低？”

床上一时半会儿竟摸不到一件衣服，我冻得实在不行，索性直接拖了被子裹上身：“怎么这么重？”脚在地上划拉几下，却没碰到鞋子，没办法，我只得试着点着脚趾起身。幸好地面不凉，倒像是铺了层榻榻米，我又试着踩了下，越发困惑起来：“难道我没睡在自己房里？我这是在道馆？”

用手敲了敲自己的额头，脑袋里空空如野，就好像电脑刚刚死机重启般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不会是社团聚会，自己又像上次那样喝醉了，然后那些忙着去约会的师弟师妹们，直接把我丢进了跆拳道社的休息室？

“真是没人性的家伙！”估算着休息室的日光灯开关应该在靠门口，我嘟嘟囔囔地摸黑走了两步，可没等我迈出第三步，就听“砰”地一声，脑门直接撞上一堵墙，顿时眼冒金星，痛得我弯下腰去。

“啊——啞啞……”我捂着额头，痛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“别让我再逮到你们，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

等天亮抓到他们，非一个个地揭了他们皮不可！

忍痛转身，晕头转向之间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路的，等我三步一颠地晃到屋外时，却被眼前匪夷所思的景象给吓懵了。

月朗星稀，晕黄的月光冷冷清清地洒在庭院中，院中堆石，围起一个小

小的池塘，池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月光从冰面上直接反射回来，生生地刺痛我的双眼。

一阵冷风穿堂而过，树梢上的枝叶沙沙作响，院中有两团蜷缩的黑影呼啦蹿起，一怒冲天。

我唬得一屁股跌坐到地上，一颗心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似的。那两团黑影在院子里盘旋片刻敛翅落下，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两只鹤鹤。

但是……为什么这里会有鹤？为什么眼前看到的连绵房舍院落，都是古建筑，就好像……就好像郊区的城隍庙一般。

身后突然有沙沙的细微脚步声靠近，我警觉回头。

一团白色的身影从一间小屋内走了出来，揉着困涩的眼睛，看到我时，面上一愣，似乎有些不大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“姑娘？”

我张大了嘴，嘴里才嘀咕一句：“见鬼……”那白色的人影飞快地冲到我面前，屈膝跪下，视线与我相平：“姑娘！你怎么起来了？你……你裹着被子作甚？”

我只觉得有股寒气从脚底直蹿上来，牙齿打颤，咯咯作响。

姑娘？

眼前这个一脸雪白，披着一头及膝长发，穿了一袭白裳长裾，犹如鬼魅般的小女孩，居然喊我“姑娘”？

她喊我“姑姑”还差不多。

“胭脂……”远远的，漆黑的长廊尽头有个幽柔的声音飘了过来，“我听见你在喊人，是不是丽华她又怎样了？”

“表姑娘！”小女孩焦急地回头，“快来劝劝姑娘吧，她卧在风口，冻得脸都紫了……”

“丽华！”随着橘黄色的光源逐渐逼近，一名大约十五六岁的青衣少女手持烛台娉婷而至，和小女孩的装扮相似，同样是长发垂肩，裙裾迤地，只是青衣少女容颜姣丽，更胜一筹。

“丽华……”少女俯下身来，顺势将左手贴上我的前额，掌心触到方才撞出的大包时，我吃痛地往后一缩。“丽华……你的烧刚退，应该在床上躺着好好休息，不能乱跑。这里太冷了，我先扶你回房好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我诧异地看着她，再次确定自己不认识眼前这位异装少女，“你们是人是鬼？”

少女大大怔住，持烛的手微微一颤，烛火摇曳，映照在她的脸上，显得分外惨淡。

一旁半蹲半跪着的小女孩“啊”地声低呼，双肩微颤着潸然泪下：“怎么会这样……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表姑娘……姑娘她、她好可怜啊……”

“嘘！胭脂，噤声！”少女紧张地蹙起了眉头，“扶你家姑娘回房，千万别让她嚷嚷，若像上次那样吵醒了表哥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奴婢省得了。”胭脂打了寒噤，连忙合臂来拖我。

我茫然地抓着被衾不松手，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重重包围住我。那个叫“胭脂”的女孩子，手心是滚烫火热的，这是人的体温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“姑娘，求求你，快随奴婢回房吧。”胭脂含泪的表情说不出的楚楚可怜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得静观其变。顺势从地上爬起，我小心翼翼地跟着她回房。

身侧青衣少女擎着烛台，亦步亦趋。

回到房间，胭脂神情紧张的把两扇门阖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房内的一盏灯台点亮。随着烛火的袅袅亮起，我终于把房内的整个布置看了个一清二楚。

青幔罗帐，长案矮榻……猛回头，胭脂点燃的赫然是一盏青玉鹤足灯，鹤尾托着一环形灯盘，三枝灯柱上插着三枝腕臂粗细的白蜡烛。

一阵天旋地转，我只觉得呼吸窒息，心脏刹那间停止了跳动般，僵直的呆在当场！

“丽华！”青衣少女早已放下烛台，旋身急急地抱住我的双肩，微微摇晃，“你到底又怎么了？眼瞅着身上的病一日重似一日，弄得自己人不人、鬼不鬼的，这样糟践自己，值得么？丽华！丽华！你倒是说句话啊，你难道……真的病糊涂了？病得……连我都不认得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嘶哑地开口，看着对方那张担忧、诚恳的脸，想笑却又想不出来。这是在拍电视剧么？还是……一个荒谬的念头蓦然钻进我的脑海里，我不禁脱口问道，“这算什么朝代？”

原以为少女会惊讶，却没想她只是脸色略微一黯，反而更加怜惜地望着我：“你还是忘了他吧，如今新国皇帝已经坐稳江山，这是没法改变的事了。他原还算是个没落的皇室宗亲，可如今新皇已废了旧朝宗室，他什么都不是了。阴家好歹在新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且不说你们门不当户不对，只

说……只说他……”她咬了咬唇，定定地看着我，似是下定狠心般毅然说道，“他心里根本没你，三年前他刚行完冠礼，我便托哥哥去问了，他听到你的名字后，只是一笑晒之，之后便去了长安，初时尚闻他在太学潜心研读《尚书》，后来便是杳无音讯。丽华，你听我说，今日你在这里就算是为他憔悴得死了，他也不会难过一丁点儿，你可明白？你……你还是趁早死心吧！”

我一脸茫然的看着她，她说的话我怎么一点儿都听不懂？

难道说……真的穿越了？

而且还是穿到一个未知的空间！

新国？这算哪个国家？

苍天啊！我知道错了！以后一定向俞润学习，多看言情小白文，晚上躺在床上时一定要拼命做着穿越的痴梦！

求求你，让我回到现实中去吧！拜托让这一切都成为一场梦！

额头上的淤肿在隐隐作痛，我心里凉了一大半，那么清晰的痛觉啊，我——并不是在做梦！

“丽华……”少女哀痛地喊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有气无力的问，“我……又是谁？”

“姑娘……”胭脂捂着嘴，难以克制地低声呜咽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儿簌簌落下。

青衣少女脸色一白，抓着我的手指猛地收紧，吸气：“忘了么？当真……罢了，这样也好！也好……”她嘴唇哆嗦着，眼眶中已有盈盈泪光，“你记住，我是你表姐邓婵，你是阴府女公子——阴姬丽华！”

## 失 忆

阴府女公子阴丽华，南阳新野人氏，年方十三……

对镜敛妆，铜镜中映照出一张稚嫩的脸孔。瓜子脸，眉毛偏浓，双眼皮，鼻梁高挺，单就五官拆开看，只一张嘴生得最好，唇形饱满，棱角分明。

老妈常说，嘴大吃八方！小时候可没少夸这张遗传自她的嘴长得好看又实用！

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铜镜中的那个人分明有着我自己的容貌和五官，可